

旧时月色

J I U S H I Y U E S E

董桥 著



旧时月色

J I U S H I Y U E S E

董桥 著
胡洪侠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时月色/董桥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3. 10

ISBN 7 - 5399 - 1994 - 9

I . 旧... II . 董...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0758 号

- 书 名 旧时月色
著 者 董 桥
责任编辑 张昌华
责任校对 徐 非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6 万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994 - 9/I · 1880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为 一 轮 老 月 亮 写 序

董 桥

我喜欢看中国大陆拍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清代宫廷戏看的是故事不是历史，几十集的《水浒传》倒真让我回到小时候读霉了的破书里去了。清末民初老字号老家族的兴衰史尽是些华丽的沧桑，手卷似的波幅绵长。《小巷名流》那样的“文革”伤痕电影也动人，反而八九十年代拍的那些当代故事好看的不多。有一部《荔枝红了》我原以为是《橘子红了》那一路苦情戏，买来一看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前些日子看了一两集《编辑部的故事》，当年听说这部戏红极了，这回一看觉得拖沓，全靠几个好演员把戏给撑住。葛优尤其了不起，剧本写不好糟踏了他。我还喜欢国内演员李媛媛婉约的单薄，看完《世纪人生》断定她比她饰演的锦江饭店创办人董竹君迷人。陈道明挂头牌的《围城》有英若诚客串；钱锺书的原著我从来不很喜欢，看连续剧等的还是李媛媛的苏文纨出场，戏苦人甜，值得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也是为了她才看的，故事平平妥妥，五十年代初上海那股暧昧气氛倒是拍出来了。

先是听说李媛媛患癌，不久听说她走了。人生如戏，镜头晃一下就过去。内地报刊说她美丽善良，人品好演技好；我从她矜持的颦笑中找到的却是宋家姐妹气韵里那种久违的民国味。这样妩媚的柳梢月色，也许只有我这辈带点遗老襟怀的人才倾倒。我有一方“董桥痴恋旧时月光”的闲章，那天想起放翁那句“人间万事消磨

尽,唯有清香似旧时”,再请徐云叔刻了另一枚“清香似旧时”。胡洪侠给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我这本文集顺手也题为《旧时月色》了。

大陆其实很有几位女演员一绾起发髻立时透出民国味;“文革”十年砸坏了多少这样水灵的翠玉,那场浩劫不可饶恕!中国男演员有深度的也不少。深度,说的是文化的修炼,不是假山假月的场景里只会皱眉头的忧郁小生。《大宅门》里的三叔和《心香》里的外公满身是破落大户的红木气息,肚子里没蓄着墨汁是沁不出来的。

这阵子我在看张国立导演主演的连续剧《布衣知县梵如花》。张国立的戏总是不同时空里的张国立,表情举止是注册商标,不费力而讨好。戏里饰演三觉罗的张铁林演技倒是练达到妙境。我偶然翻看《典藏》月刊才知道张先生留学英国,是个专收清代尺牍信札的收藏家,去年在上海拍卖会上花了二百二十万人民币买下赵之谦的《论学丛札》。那篇专访说张铁林是当中医的爷爷带大的,小时候常看爷爷舞动毛笔开药方,伯父又是个画家,在西安上小学的学校就在碑林旁边,这样的渊源终于养出了他心中的书香和墨香,光靠新时代的薰陶薰不出这份造化。张铁林专玩小文物,玩了书札玩手卷、玩册页,硬是舍了大片云海一心依恋一钩新月的小襟意识,没有高远的学问到不了这境界。他说他正在接洽一部描述傅抱石生平的电影,太巧了:傅抱石四十年代的笔墨最巅峰,那又是民国味还很浓的年代。

目 录

- 1 为一轮老月亮写序
- 辑 一 南 洋
- 3 旧日红
- 8 云姑
- 12 念青室情事
- 15 戴洛维夫人
- 19 古庙
- 23 玉玲珑
- 27 西贡沉沦
- 31 流言
- 35 台北故宫的水中月色
- 37 圆了一帘幽梦才走
- 39 榴槌飘香才动情
- 41 布尔乔亚的肖邦,好!
- 43 我们吃猪脚面线去!
- 45 那年雨季钟老师走了
- 47 电影艺术的尊严
- 49 白蛇销魂,断桥不祥
- 51 书房阶前的花影
- 53 媚香楼里的捉刀人

55 解读鹤窠

58 如意·吉祥

辑二 台湾

67 宝寐阁

71 灵光

75 草堂塌了旧梦无恙

77 一叶一花是故人

79 台先生的渡海之心

81 “苏雪林是谁？”

83 永远的林海音先生

85 伤逝：遥寄林文月

87 一个经济学家的迷惘

89 听说北京要开新丝路

91 记忆中那本三色堇

93 冈山寄来一段梦忆

95 历史忽然凝住的一刻

97 惦念旧时台湾

99 盼的是二字平安

101 永远的《台北人》

103 白先勇玩泥巴

105 湿润是君子的仁

107 青瓷船上的辜振甫

109 于右任家书八叶

111 访烟波缥缈之楼

113 酒肉岁月太匆匆

115 桂花巷里桂花香

117 讲真话的人

- 119 轮到我在春风里
- 121 画完最后一笔文人画
- 123 听说台先生越写越生气
- 125 给后花园点灯
- 128 上帝不听电话
- 辑 三 伦 敦
- 133 耳语
- 137 风萧萧
- 141 初版水仙花
- 145 谍影
- 149 椅子上的花环
- 152 伦敦七六冬天
- 155 念奴娇变奏
- 158 那年平安夜忆语
- 160 妩媚诗人巴西之恋
- 162 老师八十岁生日
- 164 草莓香气里的孟小冬
- 166 替盖茨买书的人
- 168 历史的脸得奖了
- 170 书店老板娘死了
- 172 时代太新太冷了
- 174 科学家的挽歌
- 176 瑞雪
- 178 悼念没有风雪的书店
- 181 伦敦公园清谈
- 184 说秘戏图
- 186 送别金铨

188 喜欢弄点文化的人

191 《忆往》的忆往

辑 四 香 港

197 南山雨

201 寥寂

205 榆下景

209 雪忆

213 石头记

217 砚香楼

221 湖蓝绸缎

225 四季草

228 虚构的风采

231 南湖；芝瑛

235 师山庐

239 字里秋意

243 隐入中环沧桑史里

245 押下去打五十大板

247 用溥儒龙印辟戾气

249 但愿铁鼻见到凯恩斯

251 遥想邓芬身边的粉黛

253 卜老满身酒香过竹院

255 茱丽雅的花都膳缘

257 三〇一里的沈君山

259 读《林家次女》浮想

262 连周南也称赞饶教授

264 忽然又怀念徐訏先生

267 敬爱的老师

269 文字下酒,吃得风流

271 怀念梁医生的叔公

274 悼“文学良心”之逝

276 旧时的月色

278 腊月里的玫瑰

280 满抽屉的寂寞

辑 五 内 地

285 在广州做学问的贵老

287 养起一缕乾坤清

289 吴冠中替风景续香火

291 信,是有缘的

293 张家的三姐和四妹

295 “何可一日无此君!”

297 张秀那一手闺秀小楷

299 “弄颜色玩玩的人”

301 脂砚斋里的刘旦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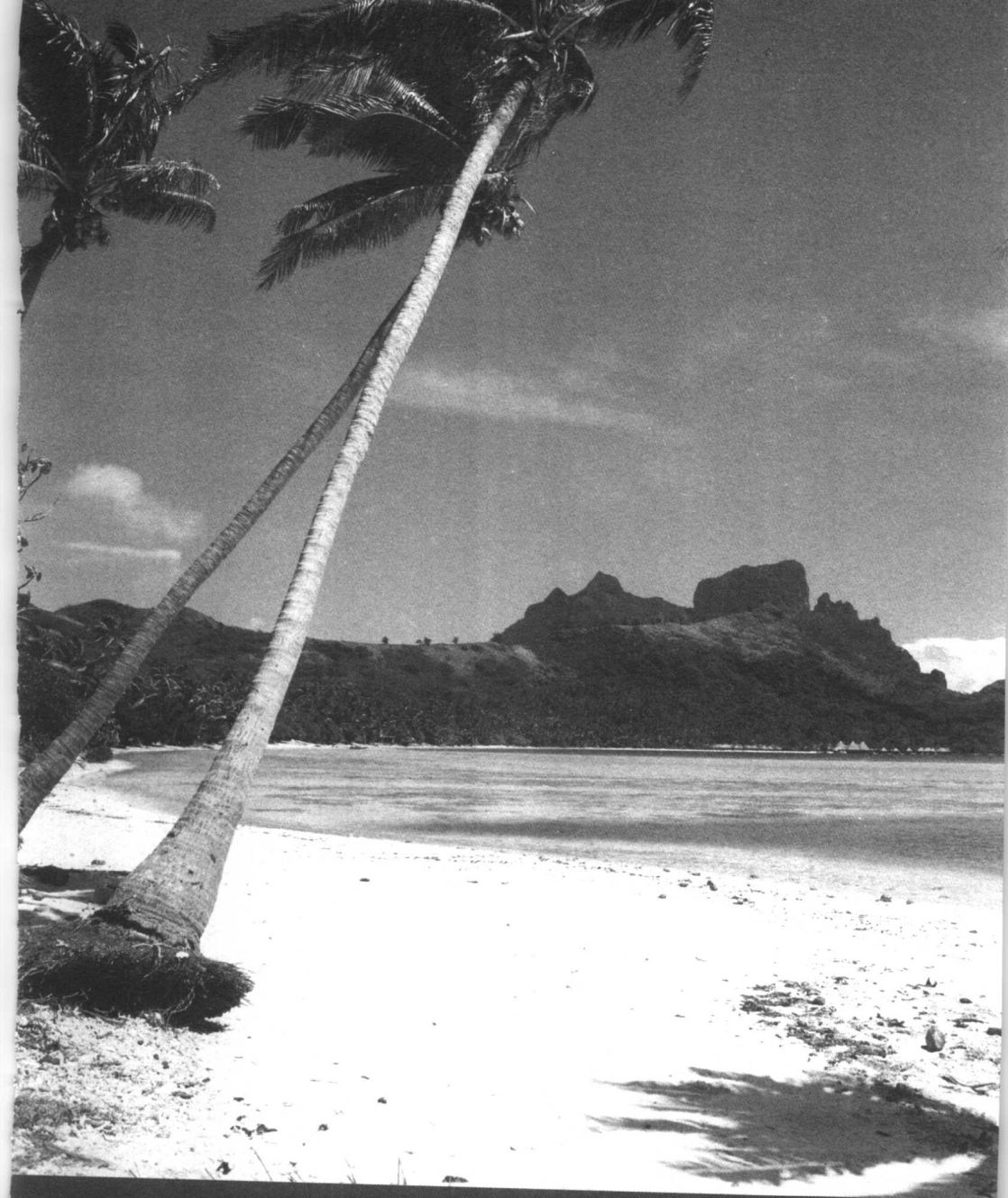
303 追思一位园林建筑家

305 漫题郑重的三大画家传记

309 我请启功先生写字

311 我跟梁爱诗的舅舅吃饭

314 冬安



辑一 南洋

旧日红

我偏偏爱说我是遗民。近日坊间邂逅几柄漂亮的旧折扇，阮性山民国三十六年画梅花的那柄题了集句七绝：“短墙缺处插疏篱，始见寒梅第一枝；独有高人爱高洁，为渠费尽雪桥诗。”另一面郭若愚一九四四甲申夏天画的也是墨梅，只题“庭空月无影，梦暖雪生香”；右下角钤了一枚白文方章“梅清石瘦斋”。这样的风月当是遥远的绝响了。寒梅清幽，灵石清癯，配起时下这满城新潮和满街俗物，不啻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浑似千瓣心香。

劫后的意识形态，值得依恋的正是这些残留的旧时月色，跟卧薪的忧郁倒是没有干系了。不必效魏国管宁之安复社稷，不必效徐广收泪抱怨“君为宋朝佐命，吾乃晋室遗老”，那些都是末期政治消渴病人，喜欢隔帘偷窥新贵的宠妾，为了撩来翩跹的绮思。文化遗民讲品味，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急管繁弦杂梵声，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老家收过一幅赵眠云的字，录的是谭延闿这一路诗作。那光绪进士谭组庵当过都督、当过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当过行政院长，这些诗的趣味远比他的宦海格局高得多了。他的法书先学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和翁松禅两家，晚年参米南宫，比他卖字的弟弟谭泽闿的墨迹稀世。我只有一柄谭延闿写的扇子，写书中仙手李北海刻碑并非世上传说是亲手刻的，猜想是家里有刻工专为他刻，“古刻工皆妙手人也”！小小箠头天高地大，字字骨力雄厚得惊人。

我一九六〇年夏末辞别老师亦梅先生到台湾读书。一九八〇年我从英国回香港做事，老师已经离开印尼万隆回厦门定居了，却常过来香港和满堂子孙欢叙天伦。八十二三了，一身铜皮铁骨硬朗得要命。一年孟冬，老师来香港过年，星期六下午到我家聊天，说起他早年镇宅之宝王冕墨梅册页，近来有人出美金高价要买，弄得他心绪不宁。那本册页我一九五八、五九年在万隆煮梦庐里翻过好几回，还经老师逐页给我指点，册页所附历代文士的题咏后来也都影印在老师诗集的附录里，八成以上我都背诵得出。我劝老师不要卖，老师说：“这已经不是第一回的诱惑了。你该还记得萧姨吧？她千叮万嘱要我留给子孙。斯文都扫地的了，留一件是一件，她说。”

萧姨跟老师同龄，长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圆圆的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花边。我忍不住赞美两声，萧姨乐透了：“傻小子，这叫大雅不雕，内府的上好水种啊！等你讨个俏媳妇儿萧姨送你做聘礼！”她是苏州人，嫁给一位华侨巨富，守寡多年，家业靠成材的独子张罗，那几年越发火红了。萧姨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简直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

老师说，上海当年有个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团社叫星社，社里骚人墨客都是萧姨父亲的诗友画友，萧姨家里藏了一柜子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精品。一天下午，老师刚在书房里给我改好一首七律习作，萧姨来了，顺手拿去一看，夸我终于摸出旧诗的窍门：“轻愁写得够古秀了！”她那天兴致好，硬拉老师和我到她家喝下午茶。万隆天气四季清新微冷，萧姨一身粉蓝旗袍，套上一件薄薄的墨绿毛衣，连老师都说她标致：“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没等老师念完，老美人先白了他一眼：“老豆腐馊了，还吃！”

萧姨家在城郊幽静的斜坡上，深院大宅四周花木万千，像个小植物园。正宅是荷兰洋房，大厅正中挂着颜文樑一幅大油画，画江南水乡人家，浓浓的油彩抹成粗粗的笔调，远观竟成一片迷蒙的雨景，石桥两边的树影人影都在动，小船过处，滟潋的灯影顿时浮起宋词元曲的娇韵，老师笑说：“那小窗里该是小红低唱之处了！”萧姨接着轻轻念出好哆的苏白道：“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她指着偏厅墙上瘦瘦长长的条幅对我说，“你看那上面不就题了松陵赵眠云吗？”

赵眠云以收藏折扇两千多柄出名，吴江老家原是富户，从小享尽荫下之福，天天过着旧社会裙屐风流的雅士生涯。到了家道中落，夫人中年下世，只得离开上海迁回苏州，境遇越见窘困，卖字卖画换饭吃，咳嗽、气喘、脚肿，负病多年，终于支持不下，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岁去世。听说，萧姨娘家跟赵眠云熟，跟鸳鸯蝴蝶派作家、画家、书家也熟。我在她家后园书斋春绿馆里果然看到不少张善孖、陈迦盦、陶冷月、陈巨来、朱其石、钱瘦铁、江小鹑的作品，还有严独鹤、蒋吟秋、范烟桥、程小青、徐枕亚的书画扇子。

萧姨誊录了一小本藏品清单和书画家生平，亦梅先生觉得有些参考价值，要我借去抄录一份，我用复写纸抄了两夜，自己留一份。七十年代，我在伦敦的学院图书馆里借了许多鸳蝴小说消遣，翻出那份清单，竟像旧爱重逢，亲切极了。这几十年来混迹市廛，心境迟暮，寄情玩物，收了印石、竹刻、砚台、玉器，收字画，收折扇，那份清单虽然残破模糊了，心中倒是印得深深的，碰到萧姨春绿馆里那些似曾相识的笔头姓名，总是横不下心任由他们流落坊间。文化遗民的痴想显是越老越浓了。

去年早春，开书画店的朋友收到一柄黄淡如的淡彩工笔张骞泛楼图折扇，品相大佳，我又想起萧姨手头那柄浪子燕青夜会李师师的细笔扇子，但见浪子脱膊露出身上刺青，那妖艳娘子尖尖玉手轻轻摸他蓝蓝的花绣：“黄淡如画人物是一绝，这把艳画还是先父

托王西神向黄淡如求来的！”萧姨说。我年少迷恋《水浒传》，只顾把玩半天不忍释手。“傻小子，这把不能给你，”她说，“萧姨改天写信到上海找人请房虎卿替你画一柄武松打虎！”我到现在还只买到房虎卿两柄折扇，一柄画清秋佳品，一柄画云龙山虎，心中暗怨萧姨当年敷衍我。

那个星期六下午，我问亦梅先生萧姨还常不常来信？老师说她两年前下世了：“春绿馆里那批书画也全泡汤了！她儿子是读洋学堂的生意人，不懂这些国粹，苏州有个远房亲戚说是可以卖个好价钱，她儿子真的全运回去，一年后结账，存了五千块人民币在银行，要她儿子随时回国去花。天下还有这等便宜事！”老师频频摇头叹息，“那里头有仇英，有董其昌，有王翬，有八大山人，有虚谷，有罗聘，有伊秉绶！萧姨头上那枝翡翠发簪倒在美国卖了好几万美金。那叫春风又绿蕃国岸！你知道那春绿馆取的正是萧姨宝爱那枝翡翠的心意吗？”

我知道的事情少得很。老师和萧姨那一代人一走，月光下的茶也凉了，害我这样的半吊子旧派人熬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嫌自己旧得不够地道。上海画家程十髮书画价钱一路上升，他的笔头花卉人物画得很好，录些古诗词也疏秀妍雅……

六年前丙子除夕，邻居琴翁上海倦游归来，送我一柄朱镜波一九二七丁卯年画的桃花扇，胭脂斑斑，枝叶萧疏，题识也多。丑篻吴湖帆写了一段翰墨因缘，平斋接着录了丑篻题扇两首绝诗，第二首格外幽眇：几见芳菲露井东，闲情收入画图中；阿谁笑比香君血，崔护重迷旧日红！说的是前朝情事，只怨瞬息红雨弹尽，徒然惹人低徊。像我这样的文化遗民，盼的只是潇湘水云之间，风霜满面的过客不忘叮咛一声：劫后的烟树和人面，其实还在案头灯下的片楮零墨之中，不必过分牵挂。

老师回厦门三四个月了，忽然寄来一柄残旧的折扇，是民初名

头不大的画家画的武松打虎，还有一封短筒说：“偶得此扇，忆起三十多年前春绿馆中旧事，代萧姨买下送你。日前听江浙朋友说，骗掉萧姨那批古书画的远房亲戚，竟是萧姨嫁到南洋前的青梅竹马旧情人！世风如此，萧姨泉下有知，情何以堪！”那几天，我常常想起萧姨的粉蓝旗袍和墨绿毛衣：崔护薄幸，初恋那片旧日红，竟跟萧萧墓草一样寂寞了。